

【城市记忆】

马可·波罗笔下的济南

□李建设

马可·波罗17岁时,跟随父亲和叔父从意大利出发,到东方经商,经过四年的长途跋涉,来到古老的中国,并在中国生活了17年,其间受到元朝统治者忽必烈赏识赐予其官职。马可·波罗就是借助商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,得以游历了全国各地,有机会深入官场和民间,了解到了一个强盛、富庶、壮美的中国。他先后到过中国的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山东等地,还出使过越南、缅甸、苏门答腊等臣邦番国。这为他以后写作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共分四卷,其中第二卷重点叙述中国的篇幅最为精彩厚重,既有风土人情,也有山川形胜,既有经商贸易,也有政治文化……他游历了上百座城市,有的浓墨重彩,有的一笔带过,其中济南也是马可·波罗游历中一个重要的节点,出现在了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第六日晚上便到达一座名叫济南府的城市。这里从前是一个十分堂皇的都城,是大汗用武力征服的。这里有无数花园环绕四周,并且到处都是美丽的树林和优美的果园,实在是居住的好地方。”

通过马可·波罗的描述,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想像:无数花园环绕,到处都是美丽的树林和优美的果园……马可·波罗笔下的济南府美得像仙境一样,给人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!马可·波罗说济南是个居住的好地方,的确是恰如其分的评价。马可·波罗虽对济南着墨不多,但寥寥几笔,就把济南描摹得美轮美奂,让人心生向往。在马可·波罗的笔下,济南不但环境优美,还是一个商业发达、盛产丝的地方,可见济南在元朝时就是一座物阜人丰、商业繁荣的城市。

有人说马可·波罗到过大明湖,他在《中国游记》中留下了这样描述大明湖的文字:“园林美丽,堪悦心目,山色湖光,应接不暇。”而我查阅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其出处,不知这《中国游记》是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另一种译法,还是另有其书,不过游记里并没有关于大明湖的记载。姑妄言之姑听之,就当是个美丽的插曲吧!

除了济南美景和商业,马可·波罗还参与政治事件中,重点叙述了一次发生在济南的叛乱,书中是这样记载的:

“一二七三年,大汗任命一个高级的军官名叫李璘的来管理这座城市,并命令他统率十万驻军来守卫该城。李璘看见自己统治着一个如此富裕的地区,又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,顿生骄矜之心,并企图叛变大汗。他怀着这个目的,诱使城内的主要人物来参加逆反的阴谋,使这个省的一切市镇和要塞都起来造反。”

“大汗听到叛乱的消息,立即命两个贵族统率十万大军前往镇压。这两个长官一个是阿术,一个是兀台。当李璘听到这个消息后,立即召集数目不少于敌人的军队,并且迅速地开始反击。经过一番血战,双方死伤惨重,李璘最终被杀,他的军队也逃散了。逃兵中有些在追击中被杀,有些被俘,俘虏们被押到大汗的面前,大汗将反叛首领处以死刑,其他的人给予赦免,并令其继续为他服役。从此以后,他们对大汗忠诚不渝。”

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提到这次发生在济南的叛乱,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,和历史所载基本一致。在范文澜、蔡美彪等著的《中国通史》中就有对这一段史实的记载,只是时间上有出入。在《中国通史》中,李璘承袭父职,据守济南。1262年2月趁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之际,起兵反元。忽必烈急派诸路蒙古军去济南作战。先败李璘于老僧口,李璘退守济南后,被困四个月,城中粮尽,李璘欲投大明湖自杀,不死,被俘。被史天泽斩于军前。这和马可·波罗笔下的济南叛乱可互为印证。



▲位于济南五龙潭公园的东流水街旧址



明府城史话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东流水街的前生今世

□施永庆

得淋漓尽致。一位山羊胡子老先生举着手里的奖牌,笑眯眯地逗弄着两个蹒跚伸手的童子。这就是当年创办与北京同仁堂、杭州胡庆余堂齐名的宏济堂药店的乐镜宇,1915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时,回到家中喜悦情景。我觉得,乐氏之所以能获得,离不开从宋朝时就有的东流水畔阿胶产业的传承。东流水诸泉自有灵性,众多制胶人家苦心经营,再加上乐氏精益求精、大胆创新的“九昼夜提制法”,方才成就了宏济堂“九天贡胶”的美名。而东流水阿胶产业的发展也带动其它民族工业的发展,先后有了各种现代工业。据1928年的调查,济南电灯公司、华兴造纸厂、丰年面粉厂、民安面粉厂、济南电气公司,地址均在东流水。

或许因为这儿产业工人众多,

老街地形复杂,易于隐藏行迹,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便在东流水街105号、当时的赵树堂阿胶庄楼上设立了山东省委。中共一大代表、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尽美与邓恩铭分别以小学教师和商人的身份,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。他们草拟文稿,油印报刊,发动工人运动,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。目睹近代产业工人的艰辛生活,多才多艺的王尽美叹道:“无情最是东流水,日夜滔滔去不停。半是劳动血与泪,几人从此看分明。”曾经带给众多诗人清风明月般的东流水,在革命者的眼里,流淌的是旧时代的罪恶,寄托的是革命者“虽九死而犹未悔”的豪情。流水如镜,不同的年代里映照的是不同人心中的梦与远方。

我在月牙泉边停留,看着溪流流入西护城河,也看着溪边这座肃穆的小楼。小楼如同一座灯塔,在那段阴霾岁月里指引着众多的航船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,这座别致的建筑得以保存。与它所联系的那个年代里的智慧与创造,是否能在今天留传下来?恍惚间,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条东流水街。街西一栋栋江南风格的小楼,青砖灰瓦、花脊翘檐、门板木窗,那是阿胶作坊和门市。街东则是清澈见底、杨柳依依的护城河。如今,护城河美景依旧,却少了那条人声鼎沸的老街。

好在,泉水还在,风景依然。人们从五龙潭码头下船,从花红柳绿间逍遥而来,在玉泉边接一壶甘甜的直饮水,自有一番简单的快乐。这也许是老街另一种形式的复活,虽然它少了那份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作为一条老街,东流水街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失去生命的标本。

我把目光转向这条曾经的老街,还是因为入夏以来连续的几场大雨。甘霖到处,如春风般复活了一株株水做的植物。而长得最高的月牙泉,在蘑菇形的假山周围,垂下万千条晶莹的枝条。它处泉水出露,就地成池、成井、成潭、成波,月牙泉则从假山石顶泻下,淅淅沥沥,成帘成瀑,在相机里定格。远观时,活脱脱一树三月里的水晶柳。泉城诸泉以此泉水位最高,月牙飞瀑景观出现之时,泉城诸泉早已百花齐放了。

让我陷入历史回望的,则是因为月牙泉北那块刻着“东流水街旧址”的假山石。石后刻着济南名士徐北文先生的《东流水街记》。随着作者简要的笔触,这条老街曾经的生命历程缓缓地展现出来。

依水而居本是人类文明的起点。在东流水街消失之前,它北起铜元局前街,南止估衣市街(今为共青团路东段),街西是众多的商铺,街东是西护城河。近千年的老街元朝时便已存在,那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船巷。顾名思义,这是一条如江南水镇般可以行船的街巷。众多人家之间,古温泉、月牙泉、北洗钵泉、洗心泉、静水泉、回马泉、贤清泉、显明池等泉水竞相喷涌,形成一条条溪流,汇入护城河。面河而居,众帆摇落,船借水力,东流入海,一条前途多么辽阔的水路!

现在的老街,已经成为五龙潭公园的组成部分。依亭台水榭,可观泉池清澈幽静,锦鱼嬉戏,杨柳低垂,一幅醉人的江南画卷。如果时光回溯,人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岁月中,无数文人墨客陶醉于东流水诸泉的情景。伊人馆、逸园、贤清园、罗家园、漪园,只要有泉水的生生不息,便有一座座园林的生死诉说着人世的悲欢离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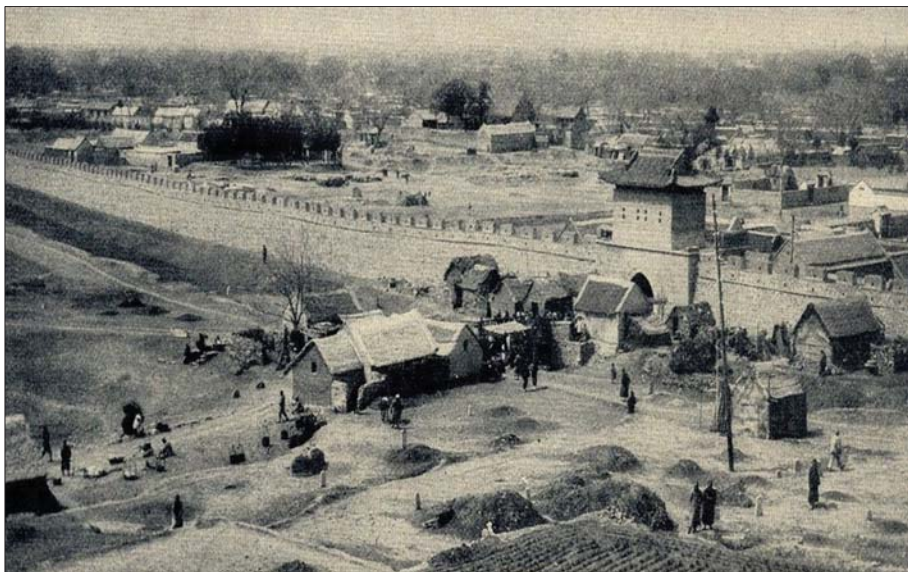
潭西泉北岸石壁上,明人“近水楼台”巨字石刻曾为朗润旧物,它倾听过清时学者周永年的读书声,目睹了王士禛撰写《游漪园记》,还看到了到此寻觅特色菊种时蒲松龄的惊喜:“朱门向西,绿水东流”,“靡临隘巷”“槛鸟垂杨”“入户之溪九曲”,这不就是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的描写吗!蒲松龄比老残提前了两百年道出了泉水人家的特色。

月牙泉东,一座名为《载誉归来》雕塑,将这条老街上“工匠”精神彰显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岱安门与岱安门桥

□撰文供图 陈强



济南位于泰山山脉北麓,城南为连绵的山脉,因此,济南自古以来没有向南径直出城的道路。但传统上一向以城池的南门作为正门(京都的南门称为“正阳门”),因此,济南城的南部虽然不是出城交通要道,或是战略防御要地,但南城作为名义上的正门还是要设置的。济南城南依泰山,北靠济水,并远望渤海,古代称为“海岱首郡”,因此济南圩子城南门取名岱安门,圩子城北分别取名济安门和海晏门。由于济南南部并非古代防御重地,因此南圩子壕并不宽阔,仅为五米宽,岱安门外的岱安门桥也是仅为长七米、宽四米的两孔木桥。

图片为清末济南圩子城南门岱安门(位于今朝山街南口)。岱安门内朝山街以西,有一条南北街巷“祭坛巷”,因街南头有清代的天坛和地坛而得名。天、地坛旧址后来改建为“济南官立初等小学堂”,该学校曾先后更名为新育小学、三和街小学等,季羨林先生曾就读于此。

岱安门在解放前为济南出城去往千佛山的必经之路,但岱安门外的正南方旧时为“江苏义地”、“乱葬地”等大片坟地,人们去往千佛山,一般出岱安门向东几百米,再向南才是通往千佛山的大道(即后来的千佛山路)。解放后,岱安门随着圩子墙的拆除而消失,岱安门外建起山东工学院,并先后在其东西成立了山东医学院、山东师范学院、山东体育学院、山东艺术学院等院校,旧时的南圩子墙和南圩子门拆除后形成的道路被命名为文化路。